

Z h a n Z h e n g M u G u a n g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战争目光

——战争或战争边缘小说批评

周政保 著



Z h a n

Z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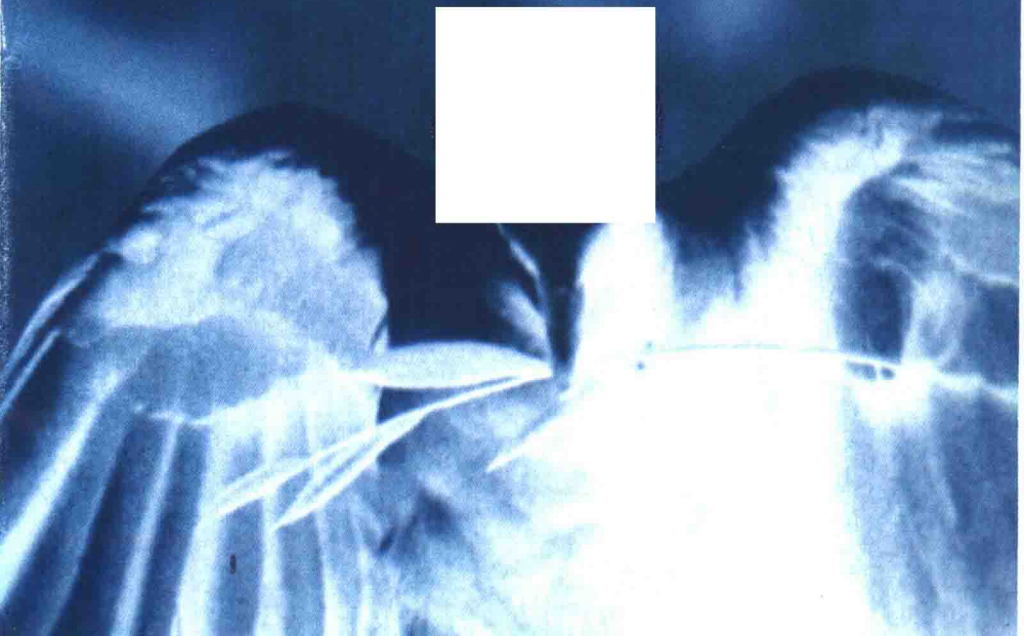
G u a n g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战争目光

——战争或战争边缘小说批评

周政保 著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目光/周政保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4

ISBN 7-5065-3501-7

I. 战…

II. 周…

III. 军事题材-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 207. 42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春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36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自序

我时常感到，以题材的归属来给小说分类，是一种不甚“艺术”的做法，且不说其中存有某种折损小说本意的嫌疑，就是想分也不一定分得清楚。譬如，莫泊桑的《羊脂球》算不算战争小说？说是，作品中既无刀光剑影，也没枪林弹雨；说不是，可读者从羊脂球的不幸遭际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彼时彼刻的战争气息的存在。题材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小说世界的内部，就会觉察到题材分类的非文学性，因为任何一部优秀小说，无论它描写的是何种生活，说到底，都是一种“人的过程”的具体化，或一种人类生存处境的投影——只要是这样，小说便可能与人的自身剖露相关，与人生状态相关，或与人类的“现实”及前景相关。至此，题材的意义就必然地被淡化、被消解、或趋于无足轻重——谁会去作这样的逻辑假设、即以为作品的美学价值是因为描写了特别社会群体的特别生活才产生的？我想，这里的诤疑也可针对“战争小说”或“军旅小说”或“和平军营小说”。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小说的命运就是如此——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价值的可能性，就在于它首先是小说的缘故。凡优秀的传世之作，其题旨寓意大都拥有某种超越题材限定的魅力。小说之所以是艺术，就因为小说不仅仅是“描写”（或描写了什么），而且是“表现”

(或怎样表现及最终表现了什么)。“表现”的概念才是小说艺术的核心或灵魂。古典小说是如此,现代小说也是如此。不然,我们难以想象:为什么众多的题材不一的小说名著至今仍然赢得读者的认同与欣赏。

不过,我并不想完全否定题材选择所可能的“意义”,如题材总与某种特定的生活相关,于是,小说所描写的人事物也就具有相应的独特性(或特色,其中包括生存状态的特色、地域文化的特色等等)。而这种独特性对于小说“描写”或“表现”来说,都可能是一种难寻难觅的契机,甚至独特性本身就是一种光彩、一种价值。我之所以要编选这样一本小说批评集,除了约定俗成的原因外,这里所说的题材的“独特性”所可能的“意义”,也许是一种更重要的驱动力。题材选择的“有意义”或“无意义”,本是不同角度的不同说法,即阐释立足点的差别才造就了结论的差别。

这本题名为《战争目光》的批评集,所集汇的批评对象基本上都是与军人生活相关的作家作品或小说现象(其中还包括了小说史的重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事题材”小说领域——换一种说法,便是“战争小说”或“军旅小说”或“和平军营小说”,意思都是一样的。如何判断小说批评的质量?类似于小说家创造小说,价值的实现并不决定于对象的选择。也就是说,小说批评能否体现批评所可能的文学意义,确实不在于批评的对象是不是所谓“军事题材”,而在于批评过程本身,譬如说,这过程是不是真实可靠,是不是切合创作实际或小说艺术的规律,是不是富有理论发挥的个性、见解的独特性或深度,尤其是对于社会阅读的“接受”,能否产生相应的启迪情智的影响作用,等等。不过,“战争目光”作为一本小说批评集的书名,确是少了一点儿“文学味”,但为了有所强调,或为了突出我们一些想法,只能放弃其中的本可以造就“文学味”的雅致了,好在“战争目光”之下还留有一个与“小说”牵连着的副标题。

自序

小说艺术同样是一种悖论，即小说就是小说，但小说又不仅仅是小说——之所以“不仅仅是小说”，那是因为无论作为小说创作还是作为小说鉴赏（或批评），其中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问题，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对于生活、对于描写对象、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理解问题。纯粹的小说艺术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失却了最基本的存在理由的空中楼阁。小说家写小说，难道仅仅是为了所谓的“艺术”么？“艺术”是作品及其创造性的综合，因而，“小说艺术”的灵魂便在于小说家的生存感悟的表达。就所谓“军事题材”的小说艺术而言——尽管“战争目光”不能全部地替代文学的或小说审美的目光，但当我们在审视这一特别的题材领域、或尽可能可靠地理解军人生活时，投之以“战争目光”却是必需的、前提性的。否则，也就很难把握军人这一有史以来就是一种职业的生活世界，也难以洞察到作为“人的过程”的军人精神及其生命宇宙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何况，这里所说的“战争目光”，也不是单纯军事学意义上的“战争目光”，而应该是一种小说审美的“战争目光”——小说创作需要这种目光，作为小说鉴赏或小说理解的批评，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目光。我想，“战争目光”的说法，具有双重的或多元的意义。不言而喻，其中也包含了“战争文化”的透视或剖露——在所谓“军事题材”（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领域，“战争文化”是一座丰富而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神宝库，而现代目光观照下所可能收获的智慧或感悟（认同或批判或改造之后的“为我所用”），无疑可以强化与深厚我们的艺术想象力，可以使我们真正实现中国小说家创造中国小说的文学理想。

军人的生活不是在战场，便是在军营——若描写的是打仗的生活，那小说则被称为“战争小说”，而“战争小说”又是被世界文学认同的概念。但战争总有停歇的时候，这样也就有了和平军营生活。凡描写和平军营生活的小说，我们通常称之为“军旅小说”或

“和平军营小说”。不过，我想强调的倒不是题材，而是以什么样的目光审视“和平军营生活”——我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同样应该投之以“战争目光”。在我看来，所谓“和平”并非真正的和平，而我们的军营、我们的军人、以及他们的全部生活，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战争，或是以准备战争的方式获得一种谋求和平的均衡。我想，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可靠的解释。所以说，即便是在不打仗的和平日子里，军人的生存状态也一样处在战争的边缘，或处在一种假设的战争历程之中。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尤其是作为一种充满了战争前提因素的军人生存状态，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这本书的副标题中提出“战争边缘小说”的原因。我觉得，“战争边缘”的说法，或许最能体现“和平年代”的军人生存状态——凡军营或军人都必然地处在“战争边缘”，否则，全世界的军营或军人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现实，谁也改变不了！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少描写和平军营生活的小说，往往忘却了军人为战争而存在这一严峻的事实，因而时常缺乏一种必要的战争目光或与战争牵连着的营构思路，其结果便是捕捉不到描写对象的脉搏跳动，以及那种非军人生活绝不可能拥有的特色，而小说的题旨寓意呢，也达不到与题材相契合的境地。于是，所谓“军事题材小说”的说法，也就成为一句地道的空话。当然，小说仅仅写到“战争边缘”，也难以构成小说艺术的终极境界，但作为军人的生存状态、或作为“人的过程”的具体方式，“描写”之中便有了无尽的“表现”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强调“战争目光”，除了上述提及的“和平军营小说”即“战争边缘小说”少有战争视角的洞观及思考的原因之外，另一重要缘由还在于题材选择方面的严重失衡——标志便是真正描写战争生活的小说太少，无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大抵是如此。尽管我一再说明题材意义的有限，并经常强调超越题材所

自序

可能的审美寓意及前景,但总让人感到,倘若被称为“军事题材小说”的领域,缺乏好的或比较好的战争小说的支撑,那是难以向历史、向后人交待的。无论是当代小说史的经验,还是凭藉如今的源自创作实际的直觉,战争小说都是或必然是“军事题材小说”领域的重头戏。战争状态下的“人的过程”、或战争状态本身之于人类生活透视的启示与思考,都具有其他生活无可比拟的独特性及寓意可能性——在世界小说名著的丛林中,为什么战争小说占有很高的比例,其中的原因大约也与此相关。实际上,“战争目光”不仅仅是与“战争”相关的“目光”,而是一种与人类生存前景互依互存的“目光”——写战争不仅仅是为战争,这是战争小说的常识。我们甚至可以从某些战争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很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的存在:即便是那种描写遥远历史时期的战争生活的战争小说,“现实感”也常常是阅读过程中的一种收获。因此,在我们倾心尽力写好“战争边缘小说”的同时,绝不要放弃最具压轴色彩的“战争小说”的创作。当然,“战争小说”(古代战争小说或现代战争小说)的创作难度要显得更大一些,但这不应该成为放弃的理由。在很多时候,耕耘与收获的比例还是相称的。

我早已想到,我的一些看法的可靠性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以及能否获得知音或被创作界与批评界接受,这都是很难逆料的事。然而,该说的都已说了,不该说的也就不说了,暂无把握的以后慢慢再说。唯一可以给自己下结论的,就是对文学的热爱与虔诚。

周政保

1997年11月草就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编 不可淡忘战争	1
当代战争小说形态判断	3
战争小说的审美与寓意构造	18
状态的尴尬及信心	43
不可淡忘战争	61
并非奇思异想(笔记七则)	67
第二编 复活艺术的拷问	78
小说创作的危机感	81
寻觅的倾心与苦闷	92
今天抒写昨天的艺术	103
富有活力及前景的一隅	110
在不打仗的日子里	127
蓦然回首(或重新开始)……	133
诗意的追究与“现代性”拷问	150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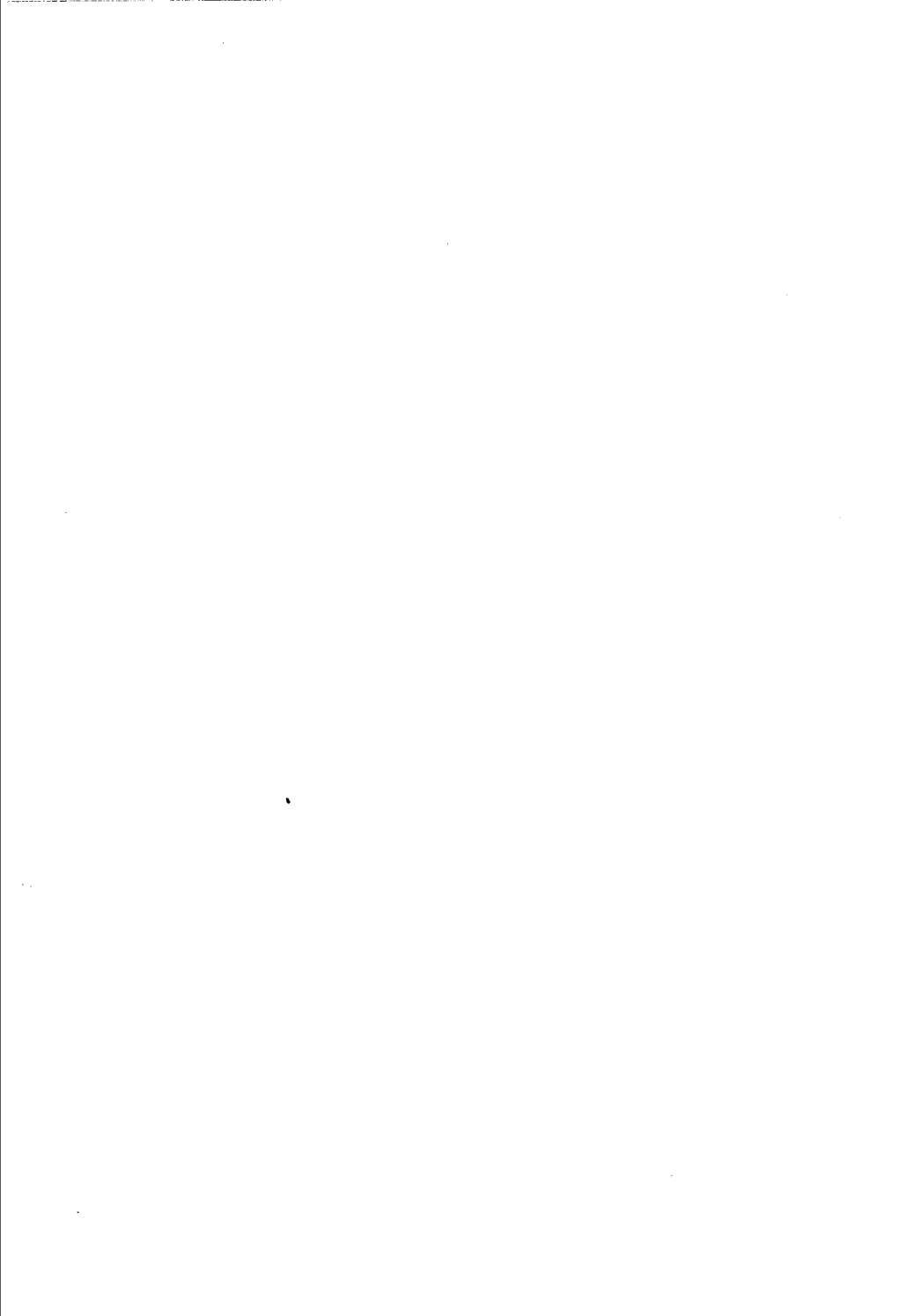
第三编 战争不是“游戏”	163
“遥远的白房子”遥远吗？	165
战争与爱情的故事	173
唤醒与战争相关的迷惘	181
“第三条道路”的小说实验	188
战争不是“游戏”	200
《我是太阳》的缺憾	210
再说《我是太阳》	214
第四编 “人的过程”的倾诉	219
“第三只眼”与人的灵魂	221
作为“人的过程”的悲剧性	230
苦寂茫茫中的精神风景	237
命运的陷落与突围	243
逆境及逆境中的生命轨迹	246
“倾诉”：从农民到军人……	249

目 录

第五编 寻找小说与“卷入现实”	257
战争与月光	259
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	269
“卷入现实”及创造小说的智慧	276
意象、寓言倾向与寻找小说	289
小说艺术的“逸”与“不逸”	299
后记	307

第一編

不可淡忘戰爭



当代战争小说形态判断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虽已走过了四十年的道路,但它作为历史的整体,只能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过程。同时,也很难寻找到它的解释与判断方面的明显阶段性。然而,我们又必须承认它的发展,或必须承认那种因整个社会背景的大幅度移动而引起的创作变化。从相对意义上说,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才跨入了转折性的非常时期。八十年代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标志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逐步开始,而战争小说所呈现的承前启后的进步,也就是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产物。不言而喻,这仅仅是开始!而可以寄予希望的,也只可能是这种具有机缘色彩的表象下所潜伏的意义及趋势。

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富有悠久而丰厚的诗歌传统(且始终处于古典文学的正宗地位),而小说方面的审美沿袭却显得比较薄弱。所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兴起与发展,与西方的或前苏联的小说影响具有人所共知的密切关系。即使如“军事文学”或“军事题材小说”一类的概念,也是从前苏联文学的理论武库中引进的。当然,就战争文学这一范畴的审美因素或思想走向而言,中国的古典文学及富有文学色彩的史籍,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如《史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历代的边塞诗,等等。

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却没有造就卓越的战争小说(比较优秀的战争小说大约也只有萧军写于1934年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动荡的社会内乱与持久的外患,实际上只可能使新文学运动成为一种文学革命的舆论运动,或成为一种文学创造的操练过程——至少战争小说是如此。到了五、六十年代,情形则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杠杆作用,依然是社会的或政治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诞生了。原先因内乱外患而被冷淡的文学交流领域也开始了某种富有定向色彩的忙碌与活跃:诸如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战争题材小说,也从社会主义的精神渠道涌入了中国。可以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正常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所说的“深刻影响”的一部分,是在对象的原意摇摆不定的情形下或原意被过滤、被曲解、被误会之后才产生的。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影响(或熏陶)则来自古典文学的传统及新文学运动的操练果实——这方面的影响,在当代战争小说的实际创作中留下了异常明显的带有实用主义色调的痕迹。但这两方面仍说明不了问题,因为真正左右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发展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氛围及社会思潮。

这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一直处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那种内乱外患的阴云始终弥漫在中国人生活的上空。我们走过了漫长的战争道路,因而对战争存留着深刻的记忆。但我们的这种记忆,却是在现实的规范下进入小说世界的。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以战争的方式统一了我们这个百孔千疮、四分五裂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人欢呼胜利的年代里,当代战争小说的异军突起,也就成为一种兑现延安文学精神的自然现象了。不

过,也正是出于这种历史环境所规定的特别性,我们的战争小说才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当然也不可抗拒地留下了种种令历史惋惜的烙印。这种烙印的主要标志是:歌颂战争,歌颂胜利,歌颂英雄主义。歌颂就是一切。当然歌颂本身并不是过失,但那种作家之于战争过程、战争本体、以及那种社会人性在战争碾盘中的真实存在的思索的薄弱化,完全可能模糊艺术个性的充分发挥。倘若科学地论述小说创造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摆脱政治的企图,固然是一种沙龙式的梦想,但当文学“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之后,文学也就不再是文学,起码算不得优秀的文学了。

但从现象上判断,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仍然以它空前的规模,体现了那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最佳水平。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间,曾产生了一大批以革命战争为描写内容的小说,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英儒的《战斗在滹沱河上》、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冯德英的《苦菜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管桦的《英俊地》、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梁信的《碧海丹心》、柯岗的《逐鹿中原》、李晓明、韩安庆的《平原枪声》、《破晓记》、白刃的《战斗到明天》、柳杞的《长城烟尘》、陈靖的《金沙江畔》、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踏平东海万顷浪》(以上均为长中篇小说)、王愿坚的《党费》、肖平的《三月雪》、峻青的《黎明的河边》(以上均为短篇小说集)、以及路翎的一些描写战争的作品。这些小说的作者当时都很年轻,而且亲身经历过战争生活的磨砺,他们忘不了那些硝烟弥漫的岁月,于是满怀神圣的战斗者的激情与胜利者的豪迈,开始他们的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文学的创作生涯。因此,尽管这些作品充满了某种定向规范的局限性,在艺术上也缺乏相应的准备,但创造的粗糙与不成熟,仍然没有埋没他们的“真情实

感”。特别是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些作品曾受到了读者的极为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是一回事，历史的不可思议又是一回事。

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历史的发展已逐渐造就了我们沉着的实事求是的批判眼光——更多地发现当代战争小说的不足与局限，将可能成为新的艺术创造的一种内驱力。我们只能在自我批判中前进。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十几年中，我们的战争小说在讴歌战争胜利的思维定势的牵引下，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大同小异”的艺术构思模式，即这些小说的题材选择尽管不一样，但大都被划定在敌我态势分析（描写）及重现战斗过程的“圈子”里，不是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就是指挥员的坚定机智，或者是“党代表”的忠于职守、士兵的勇敢顽强，另外再加上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支持及若干柏拉图式的纯洁爱情描写（爱情生活的冲突必须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等等。其描写宗旨可以归纳于“两个主义”与“一个服务”，即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政治服务”。我不想在这里分析战争文学的描写与表现是否必须融入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问题，因为我始终认为无论是英雄主义还是爱国主义的抒写，其本身是应该倡导的，但它们的描写一旦进入小说领域，一般只构成艺术表现的途径，而不可能是小说审美的目的。问题却有正面与负面的可能性，因而不难理解，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某种公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相结合与补充，就可能使很多作家的小说思路跌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坚固窠臼，而他们的创造意识及探索战争本体的审美精神也可能趋于淡薄与麻木——从某种意义上说，整整一代亲历战争生活的小说作家被客观的时代局限性耽误了：他们的文学才华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发挥。这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巨大悲哀。而且，作